

一年之计

在于春

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，生机勃勃。也因此，春是温暖，春是生长，春也是梦想与希望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生之计在于勤。让我们珍惜大好春光，开好头，起好步，播下希望的种子，用辛勤耕耘去换取金秋的累累硕果。

——编者

知否知否，春来海棠依旧

●贾玲霞

一月的风
唤醒沉睡的大地
十里长街的记忆里
您的音容笑貌依旧
您的俊朗飘逸依旧

那曲缠绵的蝶恋花
依旧在诉说着绿肥红瘦
中海的那株海棠
任它如何地雨疏风骤
依然花开无数

西花厅的庭院深深里
有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并肩携手
那皎洁清澈的眼眸
任它如何地风云变幻
依然有着不胜凉风的娇羞

那张发黄的明信片
是生生世世不离不弃的相守
执子之手
从此两心相印只为你守候
从此红尘相伴走遍天涯路

看那嫩绿又至杨柳枝头
看那棧桥翩翩起舞的海鸥
看那月光轻把纱窗透
看那溪水里自由自在的蝌蚪
知否知否？春来海棠依旧

春去春又来

●李国现

这是正月里的一个午后，我得以睡了一个小午觉，醒来忽然发现，窗外阳光明媚。我打开窗子，把手伸到窗外去试探，发现外边暖和非常，于是我的心里也高兴非常，顿时想念起去年数次骑车走过的洗耳河边风情万种的无限春光，于是决定骑车沿河堤而行，到单位去上班。反正时间充裕着呢。

河边杨柳嫩于金，喜鹊白鸥亦相亲。冰雪消融冻土醒，春风一吻山河新。刚刚走上河堤，这四句诗油然而生心底。于是感叹，果然是“汝果欲学诗，功夫在诗外”，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。旋即又想起老杜的绝句：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。泥融飞燕子，沙暖睡鸳鸯。”令人多么惬意！相形之下不觉汗出。感觉境界高下天壤之别，不仅因为老杜对情绪悲欣的感受细致入微恰到好处，而且因为他撷取自然物象融入诗意的鬼斧神工。

在汝州，许由洗耳的故事家喻户晓。我的出发地，老一高附近，大约就是五千年前许由洗耳的地方吧。那时的洗耳河，定然是细细弯弯；那时的洗耳河水，定然是清浅清浅。这里离槐树尹遗址大约有十里之遥。槐树尹，我以为应该叫槐树饮。巢父把牛一直牵到这里有棵大槐树的地方，才把他的牛放到河边饮水，所以叫槐树饮。槐树尹村里现在还有一棵古老的槐树。下湖洗耳，上游饮牛，人相竞洁，一尘不染。张承志认为，这一个载道于绝对的故事，开启了中国古代伦理价值观的源头。“洁”的观念，是后世华夏儿女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忠、孝、悌、廉、耻”等伦理维度的源头。

洗耳河边的垂柳婀娜多姿，仪态万方。记得十余年前访友来此，但见楼阁精巧，小园清雅，水光潋滟，游丝万条，花木扶疏，翠红掩映，一下子就深深地醉了人心。

今日一路行来，原说要下的小雨或许要推迟到明天，初春苏醒的泥土却真的是柔软如酥，你甚至可以听得到它的呼吸。稀稀疏疏的杨柳的树冠恰如一拢拢轻烟，仿佛一吹就散了。柳丝儿正在伸出一张张小鸟的嘴，如同呼唤裁剪春风的紫燕。

河堤处处可见长廊回曲栏斜。坚守在冬天守护绿色、逆风负雪、等候春天的凤尾松和刺柏，不久就会迎来桃李芬芳柳绿花红，蜂蝶蝶莺莺燕燕来闹春风，叽叽喳喳地诉说别梦依依的深切思念。

这是一条清幽的小水泥路，以前不曾走过，直到去年听人说，才发现这里景象万千春深似海，让人看不够。它不仅是路，还是水道，还是花径，还是幽径。近年来我市倾力打造山水宜居绿城，使原本芜杂的景致有了大气象。河畔的楼台高入云霄，水边的木桥曲曲弯弯，那一面面环弯弯的梳妆台巧夺天工，崖壁间的山洞里仿佛住过神仙。

大峪杏花节，硕平花海，中央公园，九峰山，热闹的时节游人如织，紫陌红尘拂面，绿女红男笑语喧，而洗耳河沿岸，却是默默无名，养在深闺人未识，幽静如闲花无意临照水，清雅如花片打着了水面，优雅如蜜蜂衔花而飘落，低调如细雨湿衣看不见。如此甚好甚好，最宜幽谷独往来，如可饮牛，何妨河水清且浅！

停车低头，看时间尚宽，索性把这条幽径一路走个透，把这初春的好处看个够吧。一直走到水穷云起处，意外竟听得天籁，那边池塘里传来初春蛙鸣二三声，顿时觉得自己仿佛化作一片云，融化于这初春的风。

自然想起稼轩的长短句来：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这初春的蛙声，可是预兆着又一个丰年？

春天里

●石颖斐

大地回暖，杨柳吐翠春意；万物复萌，玉兰绽新馥芬芳。春天象征着美好和希望，自然界的万物似乎都突然有了灵性，动了起来。儿时的记忆里，春天里，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就是，品尝各种各样花做的蒸菜和在麦田里放风筝。

乡村的春天，绿盈盈的，柳树最先吐出嫩黄嫩黄的小芽，慢慢地，杨树的毛毛虫掉了一地。到了槐树桐树开花的时候，村里到处弥漫着槐花和桐花甜丝丝的味道。一阵风吹过，远远地就闻到了香气。人们架着梯子争相爬到树上，或者用绑上镰刀的竹竿将槐花和桐花钩下来。奶奶蒸的槐花和桐花最好吃。她将花洗净、晾干，拌上面，放煤火上蒸上半小时，香味儿就出来了。我们几个孙子孙女围着厨房，一人一碗，吃得喷香。桐花的花萼，也被小女孩们充分利用，穿成一串手链或者项链，美滋滋地向伙伴们炫耀。儿时的花品种不多，但品尝过的花不少，印象中木槿花开的时候，总是忍不住摘两朵尝尝它花心的甜甜的味道，大概也尝过指甲花，还有山坡上的毛谷草，一层一层剥到外面的围裙，吃它里面毛茸茸的、甜甜的、条状的嫩蕊。

春天的麦田，绿油油的，孩子们成群结队地拿着风筝在田野里跑。在田野里来来回回跑上半天，大家仰着头，比比看谁的风筝飞得最高，看谁的风筝飞起来尾巴随风舞动，看谁的风筝飞得时间长。跑累了，就四仰八叉躺在路边的草地上，看蓝天上白云飘过，看这朵云像小狗，那朵云像孙悟空；看低飞的燕子呢喃飞过，唱着一首首歌“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随风飘荡”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”……

春天的记忆是美好的，希望这美好的记忆一直都留在春天里……

夜阑卧听春雨声

●贲郭

那一夜，因为饮酒的缘故，半夜从梦中醒来，没有了一丝睡意，正百无聊赖，忽然听到，窗外传来哩哩啦啦的流水声。

一下子确定，这是久违的春雨来了。

这雨儿，时而淋漓漓漓，时而淅淅沥沥，当你仔细听时，它宛若微风中轻轻划过窗台的丝纱，飘忽不定；当你不再去捕捉它时，它又仿佛顽皮的孩子，突然清晰地拍打着窗玻璃。

这雨儿，没有了敲打在青瓦上的铿锵声，一股悠悠的乡愁袭上心头。故乡的雨夜，黑白照片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这样的乡愁，不止于我，对于旅居台湾的诗人余光中更有着深深的共鸣。他在《听听那冷雨》中对故乡之雨的怀恋，细腻入微：雨打在树上和瓦上，韵律都清脆可听。尤其是铿锵敲在屋瓦上，那古老的音乐，属于中国。王禹的黄昏，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。据说住在竹楼上，急雨声如瀑布，密雪声比碎玉，而无论鼓琴、咏诗、下棋、投壶，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。雨天的屋瓦，浮漾湿湿的流光，灰而温柔，迎光则微明，背光则幽黯，对于视觉，是一种低沉的安慰。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，由远而近，轻轻重重轻轻，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，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，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。“下雨了”，温柔的灰美人来了，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，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。

春雨在儿时的故乡，似乎更有一种韵味。

北方的春天，记忆中是很少下雨的。初春时节，明明过了立春，风依旧很冷，哪里有“春面不寒杨柳风”的感觉。垂柳看不到一点泛绿的痕迹，连那白杨也缩着花骨朵，不愿吐穗。天常常是阴冷的，云青青兮欲雨，却始终没有一丁点雨滴落下。天潮湿，地湿湿，于是心情也渐渐变得压抑。心里渴盼能够痛痛快快下一场春雨。

雨终于来了，却若有若无。你走在故乡小街的土路上，望着高过一家家院子的榆树、椿树，那些黑乎乎的枝条上，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只喜鹊或者麻雀，孤零零的，似乎在风中瑟瑟发抖。它的样子，有点奇怪，你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它，忽然觉得，脸上凉凉的，这时才发现，春雨真的来了。

你顿时获得了一种清爽与愉悦，仿佛走在一钱天的深谷间，忽然看到了一株烂漫的海棠。

两三个小时过后，天地一片迷蒙，那高高低低的瓦房，那参差不齐的片片树林，那弯弯曲曲的暴雨河，那原野里渐渐发青的麦苗，似乎都躲了起来，海市蜃楼一般虚无缥缈。

雾一般的太虚幻境里，有公鸡在树巅偶尔打一下鸣儿，有土狗在深巷中边跑边吠，有羊儿在田野上偷食了一口麦苗被主人撵着追打。

天早早黑了下来，那雨儿宛如春姑娘扯掉了最后的扭扭捏捏，开始了野性的狂舞。地上变得泥泞起来，宽阔的院子里，从灶火到堂屋有一段距离，为了避免碗里的玉米糝淋到雨滴，父亲把唯一的大胶鞋让给我，他独自穿着木屐呱嗒呱嗒走在泥地里。

一家人围坐在堂屋的方桌上吃着晚饭，父亲不住地感慨雨来得及时。忽然电就停了，屋里失去了光亮。黑暗中，一家人默默吃完了饭。或者点起一根蜡烛，或者靠着父亲早烟一闪一闪的火光，等待着光明的到来。

约摸过了半个时辰，电灯泡始终没有再亮起。一家人各自上床歇息。因为春雨的到来，使本就不稳定的电也停了，整个村庄都早早沉入了宁静。

你躺在旧式的木床上，雨儿敲打在瓦顶的琴声悠扬地传来。这琴声，单调而又耐听，风止时，屋顶吧吧吧吧，屋檐哩哩啦啦，风来时，屋顶噼噼啪啪，屋檐哗啦啦。凭雨声，你听到了雨的骤缓，风的来去。

这把雨琴，让你联想到河里的鱼虾此时该是怎样的欢跳，漫水桥上的石板路该是怎样的湿滑，那一株柳树上的老喜鹊该如何庇护它嫩黄小口的雏儿，麦田里的刺角芽、狗狗秧该是拱出土了吧。慢慢地，梦境和现实已没有了界限，似梦非梦，再听着这把雨琴愈来愈飘飘缈缈。

春雨，有时是招人喜欢的，有时却让人反感。反常的春雨不来则已，一来就淅淅沥沥连续好几日。你开始期盼晴天，因为你的胶鞋裹满了泥巴，甚至还会往里面渗水，每天穿着这样又重又冷的家伙去上学，是一件极想摆脱的事情。你偷偷换上父亲的木屐，少走两步就减了脚，很痛。这种既爱又恨的春雨，一直伴随着童年的时光。

今夜再次听到春雨，已经从少年走到了中年。这雨，真是一种回忆的音乐。从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，从少年听到中年。人生的所有故事已经不会重来，每一个片段都已经变成了记忆。更何况，儿时的故乡也早已换了模样。高大的榆树、椿树、柳树早已作古，成片的瓦房鲜有踪迹，就连牛啊马啊鸡啊狗啊也化作一片片落叶，不知被吹到了哪里。

何况我也早已离开了故乡，住进了钢筋水泥的丛林里。高楼旁没有了婆婆的树影，那低矮的灌木丛哪还能弹奏出美妙的琴声。

余光中的感悟，我亦能深深体会到。因为雨是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。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，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。因为高楼大厦时代的来临，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。千片万片的瓦翩翩，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，飞入历史的记忆。要听那春雨敲打瓦片的美妙之音，真的要寻诗经里寻找了。

风雨凄凄，鸡鸣喈喈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夷？风雨潇潇，鸡鸣胶胶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瘳？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？

风雨潇潇，梦回故乡。